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 第五十回 李老吝財招盜劫 仙官閱卷授誅心

話說副師見了李家樹下飛出大雁來，各自爭鬥，飛去落下得可怪，又見鼠反食貓，乃向尼總師弟說道：「世事皆先兆，明人暗未萌。」

將興生瑞草，家取出妖精。  
上土勤修德，下愚妄自行。  
一朝來禍福，豈是沒因生？

尼總持聽了，便向副師說道：「師兄見解極是，卻不知這鴻雁與碩鼠怪怪何以兆敗？」副師道：「雁飛去者去，落者落，此失序也。雁行屬於昆仲，紫荊乃其義花，此必有分行失義之根因，而其家可知其敗。況碩鼠為貓所捕而食，今反齧其脛，無禮犯上，必有主弱僕悍之侵。」育三師道：「可禳解麼？」副師道：「李善信無昆仲，且未經歷其事，從何處解？此兆必自其先人，先人往矣，根因必種在後人，後人又何知其解？」尼二師道：「當勸李老修德行善。」副師道：「德有德因，善有善報。但前人已種昆仲之惡因，此必不能挽回昆仲之惡報。」李老聽了三僧之說，乃合掌求解，說道：「三位師父所言，毫髮不差。是我先人不念昆弟同胞之義，傷害了些人倫道理，以致我無兄弟。今我生三子，雖無爭競，其實皆幼，只恐長而不和，事將奈何？乞求三位師父與小子把這根因解救。」當下副師只說：「造下根因各有種類，施主即修善，卻又有別項善報。似此昆仲根因，解救不得。」尼總持道：「師兄，不然。古有齊景公坐朝，晏子侍立，只見天文官奏道：『熒惑守心，主有災難。』景公問：『這災難可禳解麼？』天文官道：『可修禳，移在臣下。』景公道：『臣下，乃輔我之人也，我聞君無輔，何以為國？移臣下斷然不可，再思別計。』天文官道：『可移於歲。歲若旱潦，主災可免。』景公道：『國以民為本，民以食為生。若歲有荒歉，民何聊生？寡人不願傷民，寧可自當災難。』晏子聽了，稱賀道：『我王有此善言，那熒惑必然化祥。』次日，天文官果然奏道：『夜觀天象，熒惑退舍三十里，反主我王福壽，國泰民安矣。』豈有先人種了昆仲惡因，李善信修一德，不禳改了的？」育師道：「二師兄說的一團道理，只是德從何處修去？善從何地行持？」尼總持道：「德與善，但隨李老善信，自修自行。」李老道：「便請三位建壇道場，誦些經卷罷。」總持道：「經卷豈能挽回不義之報？道場哪裡解得昆弟之怨？見苗尋根，只得待我查勘這一種根因，再與李老善信作功德也。」總持說罷，乃回庵中仍照常侍立祖師之側，日間接待往來善信眾人，夜與眾師習靜。

這晚，總持有那查勘心願，便於靜定之餘，游神法界之內。忽然來了正殿上，見世尊端然坐在蓮座，兩廡阿羅尊者莊嚴色相，各依序坐。只見十位尊者執經正坐，旁有仙人侍女焚香。尊者目視著尼總持微微笑道：「汝以經卷不能挽回不義，這經，何義也？這誦經，何人也？這不義，何人為也？」總持聽了，合掌謝過。尊者道：「汝非是過，當未察根因。」總持道：「弟子正為未察根因，所以志願查勘李氏祖先造下之孽，今日園花雁鼠之怪，與他個解救入門之路。」尊者道：「吾執經照見五蘊皆空，汝欲查勘，總不外此。但汝若知，何勞查勘？汝若不知，查勘徒然。」總持道：「弟子非查勘，自己欲使那不知者知也。」尊者笑道：「吾姑試汝。」把手一指，說道：「那殿階下自有查勘處。」總持乃看殿階下，列著許多仙官。只見一位仙官，總持認得乃是當時查勘鬱氏弟兄的。總持忙下殿階，拱手作禮問道：「仙官何來？」仙官答道：「當朔日禮謁世尊。」總持道：「正有一事請問，世間妖孽關乎氣運麼？」仙官道：「師何不明妖孽關乎方寸？」總持道：「方寸之善惡，各從類報麼？」仙官道：「自然從類。」總持道：「今有世人欺凌弱弟，占奪財產，當得何報？」仙官道：「報在子孫。」總持道：「可禳解得麼？」仙官道：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縱有善修，終難解救。」總持道：「當年有個李殺虎，占奪昆弟之財產，應得何報？」仙官乃令執卷吏取卷查看，道：「其報在孫，與祖同一占奪。」總持道：「俱乃伊孫，此占彼奪，未為禍害。」仙官聽了，把眉一蹙道：「師止知占奪不為禍害，哪知禍害深大，叫做骨肉相殘。莫說財產終空，便是恩義斷絕，就積釀出少凌長、卑壓尊，莫有窮竭之患。世間類此事最多，師何獨舉李家昆仲之報來問？」總持道：「小僧只為遇有這種根因，便為此來查勘。」仙官道：「世間惡類多端，幽府記載頗悉。師為一事欲查，寧勝煩擾。吾有誅心冊籍，當付師閱。只是機難預洩，六耳不傳。師如遇有應查勘者，可獨查看，以助汝師演化。切勿與他人知覺。」仙官乃吩咐執卷吏道：「此後記載誅心冊籍，當隨師到處，聽師梵語一聲，即於師靜中顯現查勘，無得違誤。」仙官說畢，拱手辭行。總持復留住問道：「李氏禳解，畢竟何修？」仙官乃答道：「解鈴還得係鈴。」說罷自去。總持覺悟，乃到天明侍立祖師之側。祖師目視總持道：「弟子色相，動靜兩相擾於胸中，其必為善信家妖孽未解。」總持答道：「正為李施主花妖鼠怪，弟子們已知為弟兄鬩牆之兆。但解此根因，未得個修禳對症之藥。」祖師笑道：「此有何難？」乃說一偈。時李大老諸善信人等已集於庵殿堂，但聽祖師師徒片言半偈，便相與思議。只見祖師一偈，說道：

祖先往矣，寧無遺族？  
損卻有餘，補其不足。

祖師說偈畢，庵僧眾遂相傳出。眾善信聽得，各各思議，便向李大老說道：「高僧偈語，欲要李大老看顧宗族之貧乏的，我等想偈語真真是對症之藥。李大老，你便家財富足，宗族尚有日食不週的，損有餘補不足，不但德義高深，亦且善功遠大。」李大老口雖答應，心實不捨。那慳吝之色，見於面貌，便直入祖師靜室，見祖師合掌拜跪，再求個禳妖之言。祖師閉目不答。總持乃說道：「吾師已說有禳解妖孽之偈，善信但查你同祖一脈傳來，誰是與你祖共產分財？之後若有貧乏的，當速贍給。」李大老面有難色，說道：「吾族甚眾，貧乏且多，安能損我有限之產，以補若多之眾？」總持道：「量己力為施，濟那饑得一日之食，善信便有一日之善矣。」李大老只是口應，回到家中，便有那窮寒宗族，知道庵中高僧指明他家園花妖鼠怪，叫他瞻顧宗族。卻有一個士人叫做李阿諾，他卻是李大老同祖傳派來的，走到李大老家借米谷。說道：「阿諾不才，饑寒困苦，敢求族兄資助。」李大老答道：「高僧勸我，我正在此思慮。族人頗眾，我力量不能遍及，你且回去，待我計較通當，再作道理。」李阿諾聽了，只得回家。李大老乃對妻把這些話說出。其妻笑道：「樹下雁、穴中鼠偶然作怪，旋已消滅。吾三子尚幼，哪裡爭競？信那僧家迂言亂語，把家財給那貧族。這些貧族有不務本等耕種，好吃懶做，方才受貧。你便助濟一年，也終甚用？」李大老聽了妻言，便悔了善念，幾日連庵裡也不來。卻說這李阿諾回家幾日，復又來求告大老資助，反被其妻罵了幾聲，忿忍回去。一日，李大老正在家盤算資財，約有千金。其妻在旁說道：「再經幾年，利上生利，不說有這幾倍。孩子成人均分，怎有甚麼爭競？若是依那僧人勸，分給貧族，少一百便差了一百之利。」大老笑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只見一個僕婢在旁說道：「僕婢要分文，家主也捨不得，肯把與外人？」大老又笑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

話分兩頭，卻說這村有一黨豪俠惡少，生平最喜這李阿諾，說他為人俊雅謙厚，甚憐他貧乏，又恨這李大老刻薄。李阿諾三番五次上門求助，只是不捨分毫，卻又遇著庵內演化高僧開度他，他只口應心違。這幾日聽了妻言，連庵內也不來。這黨豪俠私相計議，有的說道：「李阿諾貧乏，恨我等無財以贈。」有的說道：「哪裡可挪移借貸，為他設處助濟也該。」有的說道：「他有富族李大老，便替他借些也好。」只見一個惡少說道：「李阿諾懦弱，若是強悍的，何愁財產？」眾人便問道：「他強悍卻如何？」惡少道：「聞他祖上財產都被李大老祖欺占了去，他不能爭講。若是強悍，定然爭講得。」眾人道：「李阿諾善人懦弱，怎能爭講？」那惡少把眉一蹙，對眾道：「有主意了。」乃向一豪俠耳邊「如此，如此」。這豪俠點首道：「妙甚，妙甚。」眾豪俠你向我耳說，我向你耳說，一齊道：「此計甚妙。」

按下眾人計議，且說李大老正與妻盤算金銀，只聽得醮樓三鼓，忽然門外喊聲震天，僕婢驚惶入內，報知李老夫妻。說門外強人劈門而入。李老嚇得魂不附體，忙躲入空屋。只見那些強人打扮得甚是兇惡，手執兵器、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。李老看那強人怎

生打扮：

一個個白布纏頭，青煙抹面。假鬚鬚皆是絡腮，真刀棒都拿在手。口聲聲只叫快獻寶來，眼睜睜但云且拿家長。幾個道：殺他人不如放火；幾個道：有了寶便饒你殘生。

李老夫婦聽得說有寶便饒殘生，乃哭哀地叫道：「大王爺爺呀，金寶都在廂籠裡、廚櫃中，請自取去罷。」眾盜聽得他夫妻說話，一個道：「拿出來，殺他無義。」一個道：「得人寶，且饒他殘生。」一個道：「無義之徒，便殺之何害？」一個道：「害人生命，又得人金寶，此寶傷情。」一個道：「莫要傷人，莫要姦淫，做這買賣永遠不犯！」一個道：「且查金寶，夠足便去。」只見眾盜一齊擁入臥房，得了千金寶鈔，各各心滿意足，出門去了。李老夫妻方才出屋來，氣喘喘的，失魂喪魄道：「罷了，罷了。怎麼來，怎麼去。」家奴僕輩也有說：「平日分文不捨與我輩，過穿過吃。」也有說：「終日終夜盤算，做了一場空。」也有說：「倒不如分給些與貧宗族，誰不感恩稱德？」也有說：「便是修橋補路，齋僧佈施，也勝似白送強人。」這李老氣了一夜，到天明隨報了地方官。那地方官只批個「嚴拿立案」。親戚朋友登門不過問個安慰。一時便傳入庵內，眾信人等，都歎說李大老不聽高僧勸解，執迷不悟，果然有此怪事，乃相叩問。尼總持說道：「師父，你說李家花妖雁怪必生於昆弟之爭，乃今被盜劫之報，何也？」尼總持道：「金寶多積，必啟眾爭。總歸破敗，何必拘執？只恐昆弟根因還不止此一劫。」副師聽了，便向尼總持道：「師弟，你我出家人，莫要幸人災，樂人禍。他已被難，又何須說還不止此？」當時只因李老不聽僧勸，遭此盜劫財空，村間便傳動高僧果然非凡，大家小戶略有一件不明白的事，便持香來拜問。不知祖師演化，只欲人全忠孝之倫，各盡生人之道。佛門弟子便引他了明心性之機，破除他障礙之陋，隨緣示度，無有成心。只因教本無言，眾生難悟，故有三位徒弟折辨善惡根因，彰明報應事理。祖師雖然不言，亦常因人懇問，就事指明，每於慧照中，過去未來，明如觀火，點化應驗，就如響之應。

這李大老為盜劫了金寶，惱了一場，悔卻不聽僧言，卻復到庵中叩問道：「小子晦氣，也是不自了明道理，有此禍害。如今財去家虛，欲效前行，助濟貧乏。連小子也至貪乏有日也。但此後還求指教度脫。」祖師微笑，看著尼總持道：「徒弟，你於靜定之餘，已有誅心之冊，當示開度，以指迷途。」尼總持聽了師言，驚異起來，暗忖道：「仙官授我誅心冊籍，叫我六耳不傳，如何我師知覺？我想老祖靈明，洞徹萬事未來，必有前知。」只得忙忙答應道：「弟子自當查勘，以示開度。」當時道副二師聽得說誅心冊籍，便齊問道：「尼師，甚麼誅心冊？」尼總持不敢說出，但道是祖師教旨，二師乃近師前拜求教旨。祖師亦不言，但據誅心二字發明一偈，說道：

人心本虛，應物多幻。

外顯謙恭，明瞞暗算。

幽實神知，理有折辨。

真偽自分，直誅其叛。

祖師說偈畢，二師拜受教旨。尼總持乃向李老說道：「你莫嗟貧，應有貧過善信的；你莫恨盜，尚知財帛儻來之物。老善信，你身也原不有，何況財帛？你早知財帛招盜，幾乎喪了殘生，何不當初早散些濟貧？小僧之言，殊為冒犯，但從此老善信只當祖上不曾遺下這財帛，便是自掙的，也只當不曾掙得。省了煩惱，保重身體。為今日計，小僧又替老善查勘報應根因，已作了對症藥石，無復後患了。」當下李老聽了點首。眾僧與往來各善信都稱好言語，真乃誅心之論。卻說尼二師對症藥石，無復後患，卻是何說，下回自曉。